

老高頭

谷斯範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3 •

易
老 高 頭
著 者 谷 斯 範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

國光印書局印刷

勝榮記裝訂所裝訂

書號 (510) Ⅱ Ⅱ 841 本冊 22,000 字

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14000 冊

定價 1,700 元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書登字號

內 容 提 要

短篇小說『老高頭』，通過一個志願擔架隊員的生活斷片，反映有高度階級覺悟的中國農民，怎樣克服了一切困難，在朝鮮戰場從事艱苦、頑強的搬運傷員工作。作品的主人翁老高頭，他上了年紀，卻堅決要求來到抗美援朝的最前線。冒着零下四十度的嚴寒，他在長津湖畔的冰天雪地中搶運着我們最可愛的人；以後又參加了四次戰役，到了龍頭里前線。從他身上，可看出中國老一輩農民純樸、善良的性格，和朝鮮戰場上的強烈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。本篇所寫，是他與另一擔架隊員二虎，在龍頭里火線搬運傷員的一段生活素描。

另一短篇『女護士』，寫中國人民志願軍中的女護理員趙輝，她與同伴們在長津湖北岸蓋着雪的山地搬運傷員。出發的時候，本有四、五人，同伴們送到傷員回去了，趙輝防萬一還有遺留着的，堅持要再去找一找。她獨個兒拖着笨重的爬犁，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奔波了好久，終於救回一個沒有被人發現的重傷員，她把他運回來，輸血給他，挽救了他的生命。後來這位傷員同志傷愈歸隊，參加第五戰役，立了一個大功。

目次

老高頭	一
女護士	二

老高頭

一

「雪！雪！」

老高頭聽見喊聲，驚醒過來，果然外面飄着雪花。他一骨條鑽出山脚下又溼又冷的土窟窿，手遮着眼睛望了望，歡聲說：

「瞧模樣，白天可趕路哩！」

這是一九五一年二月末的一個下午，火線上傳來震耳的砲聲，戰爭仍在龍頭里以南地區進行，但因爲下了雪，剛才在龍頭里北幾條偏僻山溝作威脅偵察的幾架敵機，已溜走了。老高頭鑽出土窟窿，心裏有說不盡的快活。這條山溝裏，紮着個從吉林省來的志願擔架中隊，老高頭是其中年齡最大的一個，已五十三歲，但精神挺好，裏

在狼皮帽裏的臉頰是紅紅的，鬍髭略帶斑白，披一件白羊皮外套，腳上穿了雙齊膝蓋的白皮靴。

蓋着積雪的松林裏，擔架員們三三兩兩出來了。老高頭「卡嚓卡嚓」地踏着雪，與兩個年輕擔架員二虎、小許，同回住處去。住處是一間壞了門窗四面通風的客屋，是高梁秸塗着泥巴的牆壁，屋頂蓋着青石片，孤零零在坡下栗樹林裏。屋主人也許已遭害，李匪幫殺害，也許已被擄到南朝鮮去了，地炕坍了半邊，蘆蓆破破爛爛，屋角剩着些女人的舊膠鞋，孩子的尿布片，幾個破蜂筒和一條撕碎的牛蓆。沒遮沒欄，北風亂往裏灌，但無論如何，比蹲在土窟窿裏暖和得多。進了屋，才坐下，二虎就問

「老高！有黃煙嗎？」

「瞧！沒順啦！」老高頭從懷裏摸出個布煙袋，懸空一倒。

二虎一聲不響，黑黑的圓臉緊繃着。

「小伙子！想什麼？」

『沒想什麼。』

『莫哄人啦！』

『想有袋黃煙吸，煙末屑也行！』

『哈哈！』老高頭眼睛眯霎霎的，笑得樂，回頭說，『小許！你瞧二虎這副相兒！』

小許不愛多說話，拿個筆記本兒，唸着才學會的幾句朝鮮話，眼睛出神地望着屋外大雪。

不多會兒，有『瞿瞿』吹哨子集合聲，身材高大、戴大耳熊皮帽的小組長，攬着兩副擔架來了。他問老高頭：

『怎樣？你跟誰搭夥？』

『外甥打燈——照舊。』

『不會跟二虎拌嘴？』小組長笑笑說，因為他倆搭過一次夥，可是鬧了一些小彆扭。

「誰有那閒勁兒！」二虎邊說，邊接過一副擔架，跟老高頭回到轉運站去。

他倆接到的一個志願軍傷員，肩上、腿上繫着綑帶，已經有溼黏黏的血斑，閉着眼，昏昏迷迷的。看來傷勢很重。這是個機槍射手，他掩護一個班打退敵人七次衝鋒，守住了前沿陣地。機槍打爛了，大腿中了砲彈，仍不肯下火線，一個又一個丟着手榴彈，直到肩膀也受傷，昏厥過去，才由伙伴們搶運下來。

「老大爺！這位同志流血過多，」轉運站的同志叮囑，「路上不能多耽留，不然，要防……」

「我手上誤不了事！」

那同志遲疑疑：「我看，換一位年輕的。」

「什麼？什麼？」老高頭橫瞅了他一眼，氣呼呼地說，「嫌我老嗎？不！我勁兒不會比小伙子們差！」

說着，脫下自己的白羊皮外套，給蓋在傷員身上，二虎在前，他在後，抬起擔架就走。其他的擔架，也跟着出發。

二

龍頭里往北，是片起伏的山岡，雪大、路滑，很不好走，擔架就不免擺動。一路上，老高頭不住嘮叨：

『二虎！你沒上五十歲吧？怎麼搞的？』

『路滑呀！』

『腳踏得穩，哪愁路滑？——加把勁，小伙子！』

二虎才二十歲出零，是個年輕好強的人，聽了怪不好受，心想：『在家鄉幹莊稼活，兩百斤擔兒上肩，不吭一聲氣，這老頭倒把我看成剛斷奶的娃娃！』他賭氣似的緊繃着黑黑的圓臉，讓老高頭獨個兒嘮叨，不答腔。

二虎認識老高頭還不久，最近才編到這個小組裏來。初來的時候，老高頭留給他的印象着實不壞：紅紅臉頰，笑樂樂的神情，矮小身子披着件白羊皮外套，奔奔竄竄的，像有無窮精力，每到個宿營地，別人累得倒頭便睡，他還忙着給傷員燒熱炕，問茶

問水。特別是每當完成一次任務，浮在他臉上的孩子似的笑容，和跟朝鮮老鄉聊天時，指手劃腳那股親切如家人的勁兒，不能不使人深受感動，覺得這是個熱情、可敬的老人。可是，跟他抬了一次擔架，二虎又着實厭惡他，他嚴厲、愛嘮叨，那樣難以使人親近。今天，大約因傷員的傷勢特別沉重，不可能因白天趕路，老高頭替傷員的安全擔着一份心，話更多，因此二虎總是忍受着。到一段平坦路，二虎才鬆下口氣，心想：『這回可邁大步啦！』於是加快了腳步。老高頭卻又驟然驚叫：

『不要搖搖晃晃！不要搖搖晃晃！』

『你嫌慢嘛！』

『沒叫你搖呀搖，兩手把得穩，懂嗎？』

『瞧你的，你抬前面！』

二虎放下擔架。傷員受了此震動，昏迷中低低哼了聲痛。

『同志！哪兒痛？哪兒痛？』老高頭急急巴巴地問。傷員微微打開一下眼皮，

搖搖頭，又睡去。老高頭見他嘴唇乾燥，從懷裏摸出小水壺，抬起他腦袋，給『囑囑』

喝了幾口微溫的開水。拂去傷員臉上的雪花，把白羊皮外套上的一層積雪抖掉，蓋得緊緊裏裏的，不讓冷風往裏鑽。

「老高！你們怎麼啦？」小組長歇了擔架，趕上來問。

「這小子出娘胎沒拾過擔架！」老高頭責怪說，「總是搖搖晃晃的！往地上歇，又重手重腳！二虎！把話說明白吧！背上槌我三拳，不怨你一句，碰壞傷員同志身上一根毫毛，可不能饒過你！」

「小組長，你瞧！」二虎拍去粗闊肩膀上的積雪，把繫在黑布棉襖上的腰帶束得更緊一些，臉上露出飽受委屈的神氣。小組長把他拉過一邊，咬耳朵軟聲哄：

「他年齡大啦，可不能跟他抬槓子。」

「誰抬槓子？」

「我明白，他嘴碎，可是……」

「下次我跟小許搭夥。」

「成！——快趕路，完成任務要緊！」

老高頭在前，二虎在後，又抬起擔架走了。

出山岔口到公路上，是敵人砲火封鎖點，有時轟排砲，有時打幾響冷砲，整日整夜沒停息。地上滿是密密麻麻的彈坑，遠近可嗅到一股強烈的硝煙氣。擔架隊紛紛找個隱蔽地點歇下，他們已摸熟敵人放排砲的規律，等待找個空子竄過去。

老高頭他們這副擔架歇在山腳下一塊岩石旁。雪依然下着，這位五十三歲的人，狼皮帽上、棉襖上、眉毛和鬍鬚上全是雪，渾然像個雪人。他眼睛緊瞅着天空，噠噠噠噠的，像一隻機警的老鷹。附近，雪地炸成焦黑了，隔着飄飄忽忽的雪花，可看到前面的幾個山頭，因為投過燃燒彈，還在透着火燄。

突然，一陣刺耳的嘯聲，砲彈落在公路上爆炸，大地頓時冒起一團團黑煙。老高頭叫一聲：

『走！』

和二虎抬着擔架，穿入煙霧裏，往前奔。路凹凹凸凸的，繞過一個彈坑又一個彈

坑，轉過條山岡，到比較安全的地段，歇下了擔架。因為奔走了一陣，憩下來了，便大家癱倒在雪地上。

『不……打緊嗎？』二虎擔心地問老高頭。

『不……不……』

好久，老高頭喘過一口氣，就往擔架上瞧了瞧：

『同志！不受驚！』

傷員微微張開眼，他想說什麼，顯然沒一絲力氣，困難地點了點頭。老高頭笑笑說：

『過封鎖口啦！不是早說嗎，我手上，保證沒事兒！——二虎！快趕路！』

轉過山脚彎，過來個朝鮮人民軍哨崗，手指指前面，說了幾句。

『朝鮮買羅（話），莫洛格沙（不懂）！』老高頭搖搖手。

人民軍哨崗做了陣手勢，仍弄不懂。回頭望，小許他們那副擔架過來了。老高頭

大聲喊：

「小許！小許！快來翻翻呀！」

小許，是去年冬天出國的，已學會不少朝鮮語。他來問了問，才知前面有敵機投的定時彈未撤除，叫大家往旁邊一條叉道走。

三

擔架隊的行列進入崎嶇山道，盤着山峯繞彎。

雪越下越大，北風又猛烈地呼嘯着，捲起松林裏的積雪，於是雪花便像濃霧一樣，蓋住了整個山谷，十步路外，什麼也看不清楚。老高頭的臉頰凍得發紫，他喘着氣，眼睛緊瞧着脚下狹小的道路。一不留神，便會連人帶擔架跌入幾十丈深的山谷下去，因此把老高頭急得滿身冒出了汗。

這裏的情景，使老高頭忽地記起去年冬天打二次戰役時，長津湖邊的日子：狼林山脈的叢嶺，終年堆着白茫茫的積雪，氣候冷到零下四十度，大夥兒日日夜夜搶運傷員，眼睛熬起紅絲，雙手紅腫，腳底起了血泡，再加糧食接不上，每天靠幾個凍得硬硬

的馬鈴薯充饑，可是誰也沒吭一聲。

「那時艱難得多哩！」他想，身上頓覺添了股勁，

但濃霧樣的雪花在眼前打旋，使人頭發暈，腳底也越走越滑。他擔憂二虎年輕，不

謹慎，又大聲喊：

「腳踏得穩，腳踏得穩！」

「聽到啦！」

「路滑溜溜的，小心打溜腳！」

二虎有些厭煩，恨恨地想：「別人耳朵快長起繭哩！」

「小子，」老高頭吆喝，「聽到沒有？」

「聽到啦！」他勉強應了一句。

黃昏邊，雪漸漸小，只飄忽飄忽的幾絲。

天空灰濛濛的，有轉晴模樣。遠處，重疊的山嶺後面，天色灰中帶紅，像西照的

夕陽，其實是絕望的敵人投了大量汽油彈，在燒山上的松林。從火線上，仍不斷傳來砲聲。

這時，照例沒敵機活動，正好多趕些路；可是，把糧食、彈藥往前線連的行列，和往後方轉運傷員的擔架隊，在狹小的山道上擠成一片，誰也不能暢暢快快走。老高頭急得乾嘔：

『喂！前面的老鄉，你們怎麼搞的？』

『騾車擠着呀！』一個披白布斗篷的擔架員，回過頭來說。

『我們抬的是重傷員，磨不得時光！』

『誰磨時光？』

『加把勁！……』

那人顯然有些生氣，把擔架閃過一旁，讓了路。

趕了約三、五里，又通不過，一條結冰的、又陡又滑的大嶺攔住去路，十幾副擔架，在路口歇着。擔架過這嶺可不容易：上嶺時，兩個人扶着把手在前拖，後面的人彎腰